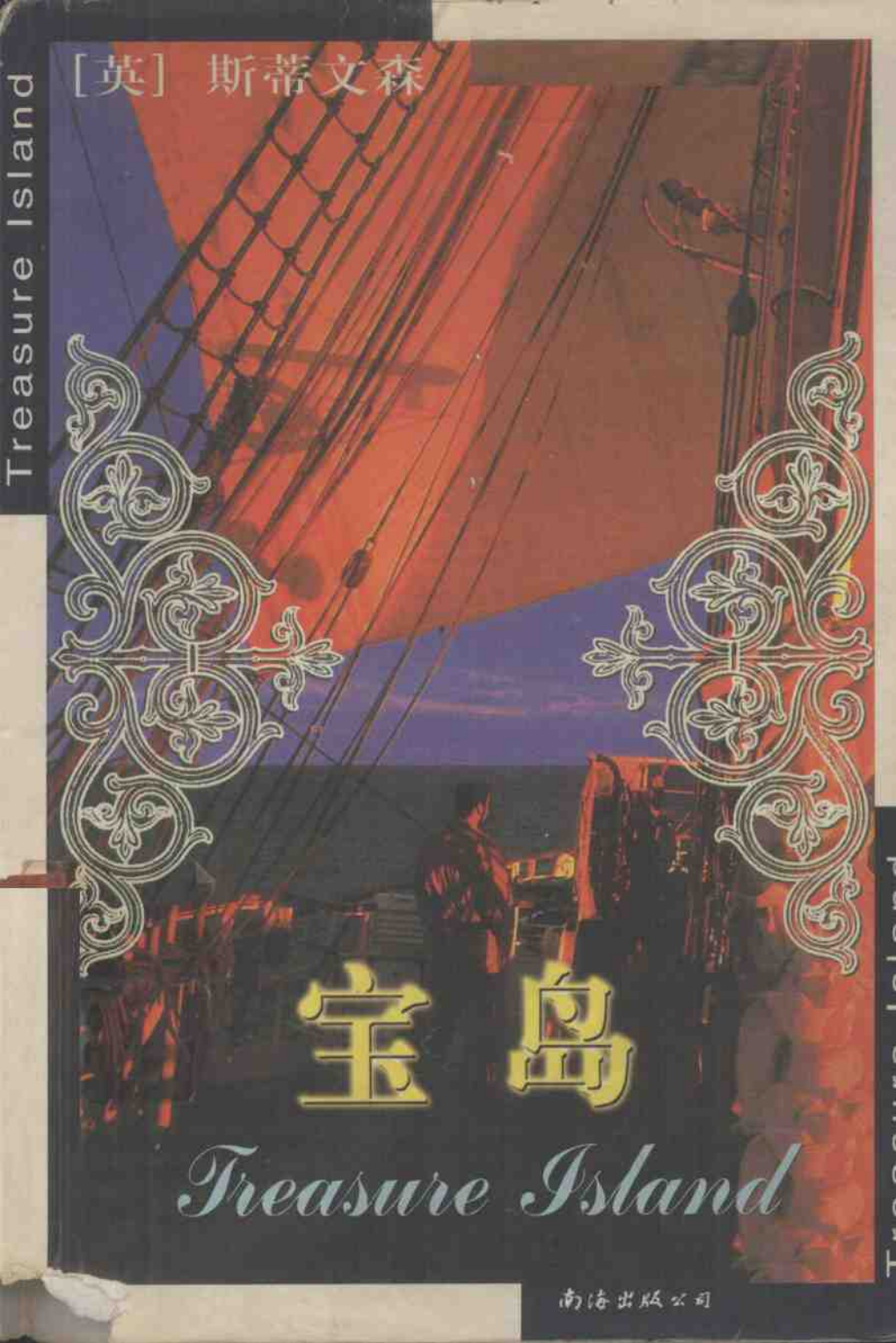


Treasure Island

[英] 斯蒂文森



宝岛

Treasure Island

南海出版公司

[英] 斯蒂文森

宝岛

宗先鸿 于雪桐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岛/(英)斯蒂文森著;宗先鸿,于雪桐译.-3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1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朱自强主编)

ISBN 7-5442-1299-8

I. 宝… II. ①斯… ②宗… ③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530 号

宝岛

主 编 朱自强

责任编辑 温玉杰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3 版 2000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6000

书 号 ISBN 7-5442-1299-8/I·227

定 价 9.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是英国小说家,苏格兰人,出生在爱丁堡。斯蒂文森 1867 年在爱丁堡大学先攻读土木工程,不久改学法律,1875 年成为一名开业律师。不过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给杂志撰稿,1878 年他出版了游记《内河航行》,次年又出版了《驴背旅程》。1879 年他到加尼福尼亚,第二年在里与奥斯本夫人结婚。尽管体弱多病,他却从未中断写作。他为各种杂志写了大量散文、小说、游记和自传等,他还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出版的小说有《新天方夜谭》(1882)、《宝岛》(1883)、《化身博士》(1886)、《绑架》(1886)、《快乐的人们》(1887)等等。1888 年因为健康原因,斯蒂文森同夫人前往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岛,1894 年在该岛上去世。

《宝岛》是斯蒂文森为他妻子的前夫之子写的少年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惊险色彩,为人们揭开了冒险者世界的一角。故事是由男孩吉姆讲述的,他参与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的财宝。机警而大胆的吉姆发现了海盗们的阴谋,海盗们打算从这次浪漫航行的组织者手里把宝物夺走。经过了无数次惊险的遭遇,勇敢的旅行者们到达了荒岛,在岛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当过海盗的人,并且在他的帮助下掘出了财宝。

这部作品以故事情节惊心动魄,高潮迭出取胜。全书故事情节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展开,并不复杂;但作者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和高潮牢牢吸引住读者。比如小说一开始描写凶悍怪异、行动诡秘的弗林特,使读者以为这个神秘人是小说主角。他打死乘客,旧病突发;见到瞎子又病发死亡。读者这时意识到他不是主角。难道

是瞎子吗？读者正在疑惑时他又死于马蹄之下。那么谁是这部冒险小说的主角呢？作者用这种似明实暗，似松实紧的悬念牵引读者的注意，使他们始终关切地等着看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创造出来的复杂局面怎样揭破谜底，水落石出。

《宝岛》的故事主要从吉姆的角度展开，作者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孩子的观察视角，使整个叙述从遣词造句到说话口吻都符合孩子的语言习惯。为青少年读者描绘的这幅探奇冒险的寻宝图，既散发着浓厚的孩童情趣，又飘逸着诱人的冒险气息，使这部作品一直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编者

献 给

劳埃德·奥斯本

作者——这位美国绅士的挚友——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将此书题献给他，以报答与他共度的大量的快乐时光，而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完全依照他的口味构思而成的。

目 录

序.....	1
--------	---

第一部 老海盗

一 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3
二 “黑狗”出现了又消失了.....	9
三 黑券	15
四 航海用的大木箱	21
五 瞎子的下场	27
六 船长的文件	33

第二部 水手厨子

七 我到布里斯托尔去	41
八 在挂“望远镜”招牌的酒店里	47
九 火药和武器	53
十 航行	59
十一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了什么	65
十二 军事会议	72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冒险

十三 我在岸上的冒险是怎样开始的	81
十四 第一次打击	86
十五 岛上的人	91

第四部 寨子

十六	弃船的经过	101
十七	小划子的最后一趟行程	106
十八	第一天战斗的结果	111
十九	驻守寨子的人们	116
二十	西尔弗前来谈判	122
二十一	敌人进攻寨子	128

第五部 我的海上奇遇

二十二	我的海上奇遇的开始	137
二十三	潮水急退	142
二十四	小艇巡航	147
二十五	我降下了骷髅旗	152
二十六	伊斯莱尔·汉兹	157
二十七	八个里亚尔	165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二十八	身陷敌营	173
二十九	黑券又至	181
三十	君子一言	187
三十一	猎宝记——弗林特的指针	194
三十二	猎宝记——树丛中的人声	200
三十三	西尔弗的垮台	206
三十四	尾声	212

第一部 老海盜

一 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乡绅特里罗尼,利弗西医生,还有其余的那些先生们,早就要我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只除掉它的方位,而那不过是至今那里仍有未被取出的宝藏的缘故。我在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回到了当年我父亲开“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时候,当时那个棕色皮肤、带刀疤的老海员第一次到我们屋顶下来投宿。

我回想起他恍惚就在昨天,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这是个高大、强壮、魁梧、有着栗色皮肤的人,粘乎乎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我记得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老调,日后他也经常地唱: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①——

哟——哟——哟,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那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

① 礁石的名称。但英语中“胸膛”与“箱子”是一个字。——译者注

量着四周的峭壁，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过来，伙计，”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朴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这就可以对着海湾看船下海了。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说真的，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店门前的，在那儿，他打听了沿岸的小旅店。我猜想他是听说了我们这里不错，被描绘得挺僻静，于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而挑中了它。关于我们这位房客，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照常说他是个挺沉默的人。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像吹雾角^①似的哼一下鼻子。我们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很快便学会让他自取其便了。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投宿（时不时地有一些人

① 用以警告雾中船只的号角。——译者注

来,要沿海边大道去布里斯托尔),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这事对我来说至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算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并且答应我,只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有好多回,当月初到来,我向他申请报酬的时候,他便会对我嗤之以鼻,还瞪得我低下了头;但是不等一周过完,他肯定好好考虑考虑,给我那四便士,同时重申他那个要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那个人物怎样搅得我不得安眠,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他。一会儿是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臀部;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长在身体中央的腿的奇形怪状的家伙。看他单腿跑跳着追赶我,越过篱笆和水沟,是最坏的恶梦了。总之,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这些想像出来的形状令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有时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一嗨一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这些他发作起来的场合下,他就成了个最肆无忌惮的人。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是

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于是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净是关于绞刑、走木板^①、海上风暴和干托吐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照他的说法，他一定是活在被上帝放逐到海上的一些最邪恶的人们中间的。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我们淳朴的村民。我的父亲总说这小旅店会被毁掉的，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很快将不复光顾这里。但是我倒确信他的存在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当时是受了惊吓，可回过头来看，他们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海上。

从某方面讲，说真的，他很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一周复一周，最后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致于他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用可以说是咆哮的那么大的声音哼他的鼻子，并且直瞪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他的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

① 昔时被海盗虏获的人，蒙着眼睛被迫走上突出于舷外的木板而终于落入海中。——译者注

自那时起，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记得他外套的样子，就是他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的那件，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他从未写、也从未接到过一封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事情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想抽口烟，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没有马厩。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我记得我看到这位干净利落的医生，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他的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哟——嗨——嗨，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起初，我把“死人胸”想成了同一概念的他楼上前屋里的那只大箱子，而这想法又和我恶梦中的独腿水手搅和到了一块儿。但是，到了这会儿，我们对这支歌都不怎么特别在意了，这个晚上，它对医生来说是新鲜的，而我察觉到，就是医生，对它也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在他同花匠老泰勒谈话的过程中，他很愤怒地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

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而当那个恶汉用另外一声诅咒告诉他是这样时，“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医生回答说，“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地咕哝着。

“现在，你听着，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人物，你将考虑我会时时刻刻都用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我想话说到这儿已经足够了。”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便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二 “黑狗”出现了又消失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那使我们最终摆脱掉了船长，尽管就像你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还并未使我们摆脱掉和他有关的事情。那是个颇为寒冷的冬天，长久地下着严霜，刮着暴风。一看而知，我的可怜的父亲没有多少希望再看到春天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和母亲挑起了经营旅店的全副担子，忙个不停，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了。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很早——一个折磨人的下霜的早晨——小海湾覆着白霜，灰蒙蒙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岩石，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照亮了一大片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出发到海边去了，他那把水手用的短刀在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斜歪着。我记得当他大步走开时，他呼出的哈气好像烟雾一般地缭绕在身后，而我听到他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在他转过大石头时，气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医生耿耿于怀似的。

那会儿，母亲正同父亲一起呆在楼上，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等船长回来。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脂肪过多的家伙，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把水手用的短刀，看上去却不像个好斗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水手们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然而身上还带有海上的气味。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要郎姆酒。但当我要走出房间去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我手里拿着餐巾停在那里。